得道多助
聖賢經濟

宋忠簡公集卷之一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劄子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其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賊虜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

忠直之言可書宸座

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爽寘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爽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其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狀

本經納諫以逆心爲合道可謂責難

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繇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聞人言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其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業如此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當騰不忘在濟時夙夜羹墻不忌我

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蓋臣念祖大人格心字宇可作謨訓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處處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已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至公無我方可大服天下

逆於已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禦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余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

深極理道之言

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橫肆兇暴侵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犇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皐陶贊犇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成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勝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牖繩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

欽或不信禮或不親賢者難進每每自坊于微

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

人主于逆耳逆心處一反焰則言路開矣

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不至

唯懸旒垂纊而後可明目達聰

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開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伸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遷心彈糾身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雄之烈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祗息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不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既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

忠臣苦心全在亶聽聖主深鑒默祐

過河二字心腑刻住忠義出乎大性

骸骨以盡餘季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奚協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濟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冀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若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濟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憐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未易寢息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緣將相恃賴太平怠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薾無能見過河相渡別具奏聞者

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
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
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謙未蒙昭允竊
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
罰然後小大服從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
聖播遷羣黎翹仰念祖宗積累垂貺壓黃養之恩

而胡虜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
姦雲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於
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尚
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
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研變亂寬竊之風羣固洪
圖措安大器不得已暫准祈予羣目之瞻惟式克
欽承宣乃萬方之聽某等竟仍祈求懇切俟命之
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虜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賊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其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容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賊雖稔姦、當自破滅、却令其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齋大元帥榜文、敘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俟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賊姦便、其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

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其切以國家多艱金賊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其到慶源遽謀逃竄得賊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脫擅網今見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其素知公機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疏

奏乞依舊拘留虜使狀 建炎元年八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愒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賊虜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息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

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狀茲非賊虜之能也、皆
繇奸誠賣之士、敢倡驕遊、率以歛跡逃避、曲辱不
耻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
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
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
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
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
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
迄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秉邪、陝佞、蓄縮畏
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
智謀、緘默爲流言、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
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
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
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寃抑之氣、一旦舒快、白
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
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

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僉邪、與賊虜爲地者之說、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此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誘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旨揮、庶激軍民士庶憤怨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計謀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

臣尚狂和議惶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煙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誤膺簡詔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旨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伸宵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變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

臣尚狂和議惶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本於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荒徼遠惡之地以快奏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謏膚簡記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聰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衲襖襪衫兵幕之類皆樁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關誤而先行樁管不容

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爲守禦之備今承聞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信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异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即奔丞潰散不復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里有畸各令開河濶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賊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爲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其寔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去又烏可以助軍錢阨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尚多鹵莽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樞密院旨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僱工役

不令支錢今修城雉塲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即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陛下貌雖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爽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卒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

譬之奕矣國手以廣地攻遮爲穩庸手以趨作墨目爲穩雖教之不能聽也

慤皆爽遠識見爽公議論偏頗回適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實錄宮疏

臣昨奏乞修實錄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涖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

倖僥時有此根源之論自關性力

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暈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莅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第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賊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牽也。時金賊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悛。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

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爽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賊虜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各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進而深入、擣得金賊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賊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既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三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

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虜忿怨不已止緣彗孛未祥報寇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令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也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庶能然久知開封

有此措置有此固結而後力請回銮有臣如此當時向忍自弃老謀哉

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爽行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歷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歛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爽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恵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内外曰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後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爽事所謂爽事者非泊然爽所爲於事也事爽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爽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

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羣臣爽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爽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旁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勑

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歆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拳拳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請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疆宇疆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讒賊虜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纘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汴舜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繇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

姦謀預圖遷奉使狡獪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
罔循蹕跸有關文以歸畎畝以操耒耜鑄劍戟爲
農器息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勑翠華之御俾千
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
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
宋可以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
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
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遲待罪開
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
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
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
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疏係第五次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淡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
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
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

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歷交走道路茲乃祖宗
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
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
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
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
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伸入感翠華之
至深慰其心臣前御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
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
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
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奔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
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
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
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
法以取上意謂早塗稷商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

宋之弱繇此爲病源

月試剽竊時文。固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眞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說幽怪汙染成風。固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眞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虛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虜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刼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叨

當貴者。其間亦有衆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當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匡毋思之。宗廟社稷。豈繫如是者。盡繇姦邪憸人。詖惑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墻之鑒。今之言遷奪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爲可行。阿諛諂佞。動爲身謀。翕翕訿訿。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奪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

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勦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欽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妄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人、當與值事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

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恤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收拾猶一手臂之不仰也而乃遽欲棄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仰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朕聯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昭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西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嚴鑾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悉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

太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關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明明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直寔有萬金着數非特氣吞驕虜也其如忠臣隔九關何哉血性男子讀之能不墮淚

迎二聖以歸。厥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斝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與輸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入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濬起

造輯理皆就緒浸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觜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金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出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

此車宜用之兩河寬平之地雖曰決勝戰車紀文曰守禦器具則此車畢竟是且守且戰者遠出險地又當別論矣

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畏讋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令街巷市井人情紛然皆已忻悅敉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願臣大賜之內六十有九此緣陛下委付之重當盡才力任惕惕憂懼近日頗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事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

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杖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留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仍請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人內以觀天下臣夙夜憂息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秦河流不米惟陛下

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廼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戎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消日啓行民心不能疑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進炤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謏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姙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賊賊勢窮窘不知所爲此天亾虜寇之時也夫天

王氏亦女父夫哉奈何宋臣多卯慟者

心更苦志更切矣讀

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間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或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更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聞遲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胡塵葺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

九淚

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二次奏請

引經立論侃侃謦謦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而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

緒天下之人竭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俟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息我宗廟朝廷稍寧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息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息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

血誠眞切如是奈何九闈難叫哉

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凶殘必滅心爍謀以就殄滅尙何惡之能爲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誠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揺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

不可憂怠遲計、而信憑邪佞、自爲身謀者之語、且勑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寔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備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

城，叔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
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
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農
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
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爲爽疆之休矣。四方貼然若
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德，惡邪，與賊虜爲地
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强盜，如蝟毛起，如蜂
聞，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
遠，無所依歸，遂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祗授降
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完之患，如
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虜入圍閉京
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惋，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
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
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畧，低回曲
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
骨肉，皆爲，刼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便

勤王之詔不宜輕下正慮勤王之師失節之師未易輕繩耳

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財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塡溝壑强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奏邪之臣方爾肆横賊虜自狀得勢强梁恣睢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惟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顧順逆雖爲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請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

忠簡全是能得入心

黥其面爲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

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蒙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陬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息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

衍容自安之臣孤負聖主往往如此讀之可爲痛哭

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畿東西路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刼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奸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疾徐速俱有定理惟君子知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虜酋過河桿蔽滑臺而胡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牓旗引領舉踵曰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番寇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賊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興忠臣義士宛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金賊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虜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憸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浚鑿以寓外郡國勢未强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

人各歸業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賊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招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請行闕以聞

精幾滙源
奉法渾成

奏請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

臣得范瓊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眞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

低碁着數多似城郢

三月八日已到眞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模于爲偷偷之事乎茲豈憸人之欲虛張賊勢以爲可防不意堅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明詔率之人忻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其所不幸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大抑是臣將見金賊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遲期見中外搖聞愈自懾怜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羣黎百姓齎

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寔天下萬世之幸、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追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

（史槩之士所見略同）

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間渡河勦絕虜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適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虜之足

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斂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虜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矣而知幾若神劾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閑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支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蕃賊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

文勢驅風雨忠肝泣

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怠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請維揚奏請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森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事喪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喪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喪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賊虜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

劫掠邀求靡有紀盡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治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网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賊資樁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掊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网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喪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

自然區分爽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謂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狀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慍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曙日月之大明炤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鑊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皡皡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鬱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勑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兼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季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貼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徯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搆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陲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賊勢

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首食金賊之肉又況嘗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懼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筯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

汪黃不欲高宗回鑾亦恐公居中用事耳春秋內君子端有以也

六月出師前無此解卓哉老謀乎始可與言詩也已

寵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

畏讒人忌其帷幄乃願自出戰亦不得已苦衷

高麗輸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

上賓天聽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一終